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釋

(五 十)

馬 驢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繹

(五十)

撰 驢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釋史卷五十五

春秋第二十五

晉靈公之弑

【左傳】

文公六年

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偃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郟。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偃，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

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遂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瓊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味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轅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年十一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

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父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臯矣。

【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詩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令狐河曲。秦晉亟戰。鄭譜敘

爲廉公詩。似矣。朱子曰。序與詩情不協。詩傳謂襄公時詩。其言無稽。

【左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宣公元年。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子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穀梁傳）放。禮屏也。稱

國以放。放無罪也。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廢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卽壞九層之臺。〔琴清英〕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戶，蓋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傷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是孟嘗雍門之事也。稱王更誤。〔說苑〕孫息學悲歌，引琴作鄭衛之音。靈公大惑，故作衛公之曲歌而和之。○白帖引。

【左傳】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臚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

以下公嗾夫樊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箠，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

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國語）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夥

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於此，不若死。觸廷之槐而死。靈公將殺趙盾，不克。趙穿攻之於桃園。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寔為成公。呂氏春秋：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敬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

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餚而饋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一朶，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道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墨，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敬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亦善形容。史記：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思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

會，先縱鬻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

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弑易。盾復位。餓人，靈輒也。殺樊者，提彌明也。史誤合為一人。

（紀年）晉靈公為趙穿所殺。趙盾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復位。○餓人，靈輒也。殺樊者，提彌明也。史誤合為一人。

【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公羊傳】^{六年}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獯。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慙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闕其戶。方食魚膾。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膾。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

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佗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躊躇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踰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逆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敘事生動，與左氏爭長。

親弑靈公者，趙穿也。而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傳曰：「盾亡而君弑，君弑而盾復。」董狐斥書，故盾也爲法受惡。孔子稱爲良大夫，嗚呼！此非孔子之言也。盾若與聞乎弑，卽至海外，猶將罪之，豈以越竟免哉？盾若不與聞乎弑，穿爲大逆，已受惡名，其何以服趙盾之心，無已，則穿之弑而盾之志乎？靈爲不道，臺上彈人，斗擊膳宰，其行事誠不足爲人君。雖然，夫豈天性哉？方襄公之薨也，趙盾欲立公子雍，迫於穆嬴之逼而立夷臯，所立非其意也。靈公以先君適嗣，方在襁褓之中，是子不才，夫豈不可教諫，盾專秉國政，未聞訓迪其君，而樹私立黨，文襄之業以衰。楚人曰：「北方可圖。」鄭人曰：「晉不足與。」是非盾之罪乎？族子授兵，身爲驟諫，以要名。君既不仁，臣又不遜，至禍成伏甲，而踰犬絕領，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豈人臣禮哉。穿緣民衆不說起而爲賊。盾入與之共立乎朝。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是誠何心。故曰。其志同也。志同則書重。大史曰。晉趙盾弑其君子亦曰。晉趙盾弑其君。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矣。春秋大義炳如。其斯之謂與。

釋史卷五十六

春秋第二十六

陳夏氏之亂

【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倣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鄆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閒，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

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泄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左傳】宣公九年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

於泄治。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列女傳】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爲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治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徵賊泄治而殺之。【新書】陳靈公殺泄治。而鄧元去陳。以族徙。

【詩】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芻。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悵悵。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且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詩序】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說苑】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

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左傳】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

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史記】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

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按左氏不言徵舒自立。

【左傳】十一年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

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

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

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

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

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

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討此賊者。非臣子也。

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穀梁傳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微舒於陳也。其外微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家語】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言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說苑】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莊王時陳國道蒞事廢淫於夏南此云城高積多非其時也至左史倚相尤非莊王之臣二事俱舛誤

株林澤陂陳風所以刺靈公也靈公無道政令怠荒火覲而道蒞水涸而梁不成廢時墮事而朝夕說駒於株野政由夏氏能免其弑逆乎洩冶知其將亡陳諫不阿使靈公能從其言則君不沒於夏南國不夷於九縣忠諫之益於人國也大矣二子助惡不悛卒成廢中之禍楚人雄視南服伺釁而動其素智也莊王圖霸驚乎成穆辰陵之盟陳成公業已從事矣無端而受孔儀之訟宣言討罪實欲兼陳詐以濟貪亦何恤乎神明之冑也輿論不協猶立夏州姬氏弗誅而庇其亂臣是可謂之霸討乎夫微舒

弑逆車裂以徇於國。誠快舉也。孔儀逢惡而擅殺忠臣。其罪寧宜未減哉。既誅夏南以謝靈公。亦當誅孔儀以謝洩冶。乃狃於二子之先託。強納於陳。以亂人國。左氏以爲有禮。無乃春秋所不許與。

釋史卷五十七

春秋第二十七

楚莊王爭霸禮王附

【左傳】

僖公三十三年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

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

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

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聲，

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

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

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

王縊。諡之曰靈。不暝，曰成。乃暝。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

〔穀梁傳〕曰：「靈之卒，所以讎

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列女傳〕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晉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願吾以女爲夫人。」子晉復不顧。王曰：「願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晉遂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不顧何也？」

子晉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禮義也。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立公子商臣爲太子。後王又欲立公子職。子晉曰。吾聞信不見疑。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爲非。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吾子。疑吾語之乎。不如以死明之。遂自殺。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之。

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虓。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

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

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

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也。十年。初。楚范巫喬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

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殺何也。以其來我襲之也。初。楚范巫喬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

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汧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

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

申及仲歸。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

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

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

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

敢愛死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至于

錫穴。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

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於棗，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

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

晉侯盟，反鄭鄭伯會公于棗，故善之也。十四年，鄭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

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

辭曰：「齊出，纒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

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纒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纒且

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纒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

不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

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穀五百乘，縣地千里，過

宋，鄭滕薛，負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

義也。捷菑，晉出也。纒且齊出也。纒且正也。捷菑不正也。（史記）穆王十二年卒，子莊王偃立。○按春秋，楚莊王名旅。

【左傳】^{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

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

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

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藏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

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

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鉅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

以待於儻，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

石楚爲質于晉。○婉切激揚。辭令入妙。

【新序】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晉伐楚當在莊王初年。

【史記】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吳越王卽位三年，不聽國政。沈涵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爲射者所圖，弦矢卒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樂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遂霸天下。威伏諸侯。〕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遠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揚姬，右擁越姬，左禰袞，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加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呂氏春秋】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韓非子〕楚莊王在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新序】楚莊王在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矣寡人知之矣土慶曰臣言亦死不晉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盡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隱是鳥雖不盡盡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土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說土慶之言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土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尙衣冠御耶十三年矣前爲彘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土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修治士無所行矣○大鳥之喻諸家所記事異人異備錄之以俟考訂

【新序】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

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呂氏春秋】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筮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薨，此沈尹筮之力也。（荀子）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三下，而以霸楚。淮南子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雲雲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尹也。莊王諱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孫叔敖恬臥，而鄙人無所害其鋒。

【列女傳】莊王卽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妾執巾櫛十一年，遣人至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兼女，所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妾

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說。明日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爲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

【說苑】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散。可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史記】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便。

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說苑〕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輒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

【呂氏春秋】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韓非子】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而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左傳】宣公元年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

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

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棠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解揚，晉

人乃還。〔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傳〕遂，繼事也。善救陳也。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棠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

其美也。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說於楚。〔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二年，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

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

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畢，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牽掛不與。

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執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尙多。弃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

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三年晉侯伐鄭。及郟。鄭及晉平士

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

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

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鄩。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史記〕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

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問鼎亦窺鼎之漸。故王孫滿阻之甚力耳。至折鉤之語。恐是太史所增。夏。楚人侵鄭。鄭卽晉故也。四年初。楚司馬子良

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

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鬻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夙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於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澨。伯棼射王。汰朝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朝。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五年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六年春。晉侯侵陳。陳卽楚故也。〔穀梁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杜氏云〕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不日。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子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八年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九年滕昭

公卒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卻缺救

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楚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十年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

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

鄭。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

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鄆。令尹蔣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

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是冬入陳。見上

卷

【新序】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

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

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

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

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韓詩外傳】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

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篇末有脫字，此語屢見之矣。

【說苑】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與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未詳何年事。

【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

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蒯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二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

處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處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處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

何侯必從。甌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甌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旣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甌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甌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

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右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基之脫扃，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載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

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郟戰，楚莊所由

霸也。客主相持，成敗相形。節次詳明。瞭如指掌。莊王服鄭而不有，戰敵而不居。具見英主偉略。而左氏善於形容。

【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攜軍，退舍。

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還師而佚晉寇。

○敘事簡淨。辭令斐然。〔穀梁傳〕續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

【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無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郟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

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呂氏春秋〕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顧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乎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

【新書】昔者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中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恆一路不捨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春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于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于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懼，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說苑】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左傳】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

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充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敵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爲郟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讐。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

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說苑〕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

鄭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拮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

【說苑】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能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誦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藜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淮南子】楚莊王好雉冠，楚國傲之。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

【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

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甕履。無怵惕與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遠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願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

無人乎。○曹陳吳之亡俱在後。諸御已之說亦平平耳。此事非實。

【荀子】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說苑〕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羸衣。冠白冠。後來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懼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聞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己愈有。

【史記】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

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梗楓。椽。樟。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墻。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數辭豔美。描寫優孟衣冠。如畫工之肖物。

〔列子〕孫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韓非子〕楚莊王旣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溪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孫叔敖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材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

皆蚺對其母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皆蚺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吾煞殺通行數十步

念獨吾死可空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因埋掩其荆刑作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

及其爲相布政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同藏於山殖物於藪宣導川谷被通障源深泉同漑

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爲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澤同之利以慰殷同潤國家家富人喜喜同優贍贍同

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蠹蠹豐年蕃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柵改幣一朝而化其

憂國忘私乘馬三季不別牝牡繼高陽重黎五伍通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軌儀同制其富

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靈堅禹稷不能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歿齒而無分銖之

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失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於無刑形通徹節高義敦良奇介自曹臧

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驂也生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

戲皇帝代同世世爲列姪同國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其臨卒將無棺槨令其

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季。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慨慷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投晉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墜塢。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是碑立於漢延熹三年。失作者姓名。所載叔敖德業最詳。而優孟一歌。與史傳迥異。或謂非此碑。將不知叔敖之諱。然傳所稱爲艾獵。又何等也。

【國語】莊王使士聲傅太子蒧。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敦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

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報。

【韓非子】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露者。廷尉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露。廷尉斬其軻。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尉。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荊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荊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荊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荊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師慶逐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

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躄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莊王喪地於秦晉。其事未聞。〔韓詩外傳〕楚莊王寢疾。卜之過望。滌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祭不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此左傳楚昭王事。〔琴操〕楚商梁出遊九臯之澤。覽漸水之臺。引琴置周於荆山。臨曲池而流。疾風震電。雷電奄冥。大水四起。霹靂下臻。豐然而驚。其僕曰：孤虛設張。八宿相望。熒惑于角。五星失行。此國之大變也。君其返國矣。於是商梁反室。援琴歎之。韻聲激發。象霹靂之聲。故曰霹靂引。或曰：商梁卽楚莊王。聲誤也。〔述異記〕楚莊王時。宮人一旦而化爲野蛾飛去。〔史記〕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齊立。

【左傳】成公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郟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郟。敗

諸丘與皇戌如楚獻捷。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誠。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壘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

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旣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楚成王在位四十餘年。無日不以爭霸爲事。召陵之會。楚人斂翼。及齊桓公沒。遂越漢東以陵上國。晉文公爲城濮之戰。以挫之。楚氛始息。伺釁則起。勢阻則退。鷲伏狐擢。戰守竝用。其才類有能過人者。而卒不能得志於中國。則中國之有霸故也。及乎穆王弑立。而中國少衰矣。楚得肆其詐力。以蠶食小國。江六之區。騷然不寧。旣而晉襄卽世。益復不支。穆王於是乘閒竊發。觀兵汝潁之上。陳蔡鄭宋。靡然服從。其圖北方也。銳於成王矣。夫穆王蠶目豺聲。其殘忍不亞於父。其遠略未必及也。然而戰勝攻取。師出必利。其故何與。晉靈公少。趙盾專政。秦晉日戰。楚反休息。盾也。弗能和輯國家。務爲殺戮。處父姑射之倫。相繼死亡焉。晉之不在諸侯也。夫人而知之矣。荆蠻伺隙。誰其禦之。厥貉之會。宋人望風而服。固其宜也。天祐其衷。穆王隕命。晉是以稍得息肩。而從楚者漸服。穆若不死。野戰伏尸。恐不俟鄭伯牽羊之日也。莊王初立。外有庸濮之憂。內有儀嬖之亂。方擁姬抱女。身坐鐘鼓之間。晉不能於此時謀楚。坐而失時。暨乎三年之後。莊則奮發有爲。蒙故業。進賢人。修甲兵。築城郭。辰陵之役。諸侯俛首而請從焉。經無貶辭。說春秋者至此。竟以霸目楚子矣。嗚呼。病霸者楚也。一旦而予楚以霸。聖人豈得已哉。晉自靈公無道。會盟皆出於大夫。文襄之業遂衰。然猶曰。晉侯弱故也。諸侯失望久矣。至於成公之立。國有

長君執魯伐陳。聲罪討貳。春秋猶有幸焉。而究之陳鄭之郊。無歲不有楚患。曰政由趙氏。成公猶靈公也。在位不永。志弗克終。彼楚莊王者。深謀遠略。非穆王儔也。晉方多故。奚堪與敵邪。楚欲效桓文之事。故強爲仁義之言。其於陳也。旣縣而復封之。則曰不貪其富。於是乎釋陳而得陳矣。其於鄭也。旣入而復和之。則曰其君下人。於是乎釋鄭而得鄭矣。其於宋也。旣困而復盟之。則曰爾無我虞。於是乎釋宋而得宋矣。邲戰不競。晉國震驚。清丘弗信。衛人渝盟。莊王至此。尙何憚于晉乎。知三國之不可取。而不取。以德爲威。諸夏盡得。故申叔不賀。而獻踐田之喻。子在師而受登牀之盟。君臣之間。若有成謀。操之舍之。總以收中國之霸權而已。信哉。晉人之料楚也。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不驕。隨武子曰。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楚莊之不可與敵也。晉固已知之矣。知之而不能避之。是諸卿之智不若楚一嬖人也。寧可歸罪於麇子哉。

釋史卷五十八

春秋第二十八

晉滅赤狄長狄之亡附

【左傳】文公十一年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斑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彫斑使食其征謂之彫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杜注云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此注最妙

【穀梁傳】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晉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已上長

狄之亡

【左傳】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

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十一年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

服于晉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

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穀梁傳不言十五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

姊也外狄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僇才不如待後之人伯

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

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

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

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

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

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

【左傳】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

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列子〕晉國苦盜。有邲雍者。能視盜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邲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擊盜謀曰。吾所窮者邲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之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邲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而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擊盜奔秦焉。年。成公三。晉

狄自春秋以來。世爲諸國患。東則齊當其衝。南則鄭當其衝。東南則偃衛。西南則界晉。一盛於莊閔之際。而齊桓公救邢衛以攘之。再盛於僖文之際。而晉襄公敗箕以創之。中國之有霸。狄所憚也。齊桓衰而狄熾。則救齊以伐衛。黨叔帶以伐周。閒晉文公之有鄭虞。以侵齊。乘衛成公之初歸。以圍衛。四十餘年。未嘗挫也。晉襄沒而狄逞。則侵齊。而又越齊。以及魯。伐衛。而又踰衛。以及宋。狄之無將。較昔爲甚。僑如之獲。春秋大之。然止能殄其一種。未克滅其族類也。及乎宣公之世。狄勢亦分。蓋衆狄之中。赤狄最彊。而赤狄之中。潞氏爲大。比歲侵齊。晉人懼焉。攢函之會。先離其黨。閒艷舒之不臣。遂滅潞。而有其土。

次及甲氏。雷吁鐸辰之屬。除惡務盡。無俾遺種。晉之於赤狄也。能殲其類矣。雖然。鄆舒之爲亂也。傷君目。殺夫人。其罪在下。舒也。奔衛。潞氏之亂靖矣。滅其國。而以其君歸。非定潞氏實利之焉。踐田奪牛之譏。晉能免乎。林父士會之帥師。經皆不書。至於伐廡谷如。郤克孫良夫又具書。不書。而貶在晉。具書。而貶并及衛矣。於斯時也。楚莊圍宋。宋人告急。不能出銳師以爭諸侯。而方沾沾赤狄以逞其志。晉其不競矣乎。

釋史卷五十九

春秋第二十九

晉齊靡笄之役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狸乳而鸚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爲頃公。

【左傳】宣公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

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

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

及斂孟高固逃歸。〔史記〕景公八年。使郤克于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父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御。使眇者御。

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

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此傳原在成元年之末。今移于此。

【左傳】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

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旣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穀梁傳〕同者。有同也。

・同外 楚也。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

【國語】郤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變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子。以承君命。唯敬。乃老。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筭。

【左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緄。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旣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羊傳〕何

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嘗葬。辟其號也。〔殺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成公元年。爲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也。何譏爾。譏始丘使

也。〔殺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

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

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

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

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

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

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

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

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新書】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

禮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

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

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

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國語）靡笄之役，韓獻子將，則旣斬之矣。郤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韓非子】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殉，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何分焉？斬若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

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郟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此論甚快。

【左傳】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綏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

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蒺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筓。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遹。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敵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國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受服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抱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紀年〕晉景公十一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獻。○杜氏曰：卽左傳所謂賓婦人也。紀年所記多與左傳符同。

【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郤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及。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斫。於是斫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楛而闕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踣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獻，反魯衛。

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胤。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跌魯衛之使。使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汝陽田者何。鞏之賂也。

【殺梁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鞏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胤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胤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國語〕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武子曰：「變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所，申其事也，今之風，向之驕也。楚師及宋公，衛逃歸臧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寔，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

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三年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

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

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

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

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

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

此堂也。〔國語〕靡筭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慰御人。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 四年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

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

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五年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饒諸穀。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噪以出。鼓噪以

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六年

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公羊傳〕武宮者。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

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

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晉人謀去故

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

隘。於是乎有沈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

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子

子

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七年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

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穀梁傳）于齊，綏辭也。不使盡我也。

【史記】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

（說苑）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與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嬖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

國怒，歸求藥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平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誠遜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

得失之効也。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晉侵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

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

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

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

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獨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

其閒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其閒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郕。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

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穀梁傳）其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

是以知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

紆晉使晉必歸君。十年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

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

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十三年六月丁卯夜，鄭

公子班自營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

如、子驪、孫叔、孫知。

晉自靈成以來，再世不競。及景公嗣位初年，而當楚莊之霸，邲之役，敗傷孔甚。於以振救之，亦誠難矣。

是冬有清丘之盟，其載書曰：恤病討貳，未幾，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不實

其言春秋惡之。繼而爲斷道之盟。先是四國之大夫同時聘齊。客則或跛或眇。或秃或僂。蕭同叔子登臺而笑之。四子者怒而踣。閭爲謀。是會也。齊使見執。兵端見矣。懼晉者曰。諸侯離心。私憾復構。晉至此其益衰乎。幸晉者曰。楚莊隕命。諸夏改圖。晉庶幾其再振焉。乃楚共雖弱。則又中國一勁敵也。陽橋之役。悉師入援。侵衛伐魯。公衡爲質。惟時十三國之君。公若而人。卿大夫若而人。靡然而從。于蜀雖成之盟。薄穆之厥貉。莊之辰陵。於今爲烈焉。是役也。諸侯畏晉而潰盟。晉亦懼衆而避楚。蓋以晉人之戰勝方新。楚子之甲兵正銳。兩大之形。爲相當矣。然鞏之戰。爲婦人之笑辱也。其辭則曰。以大國朝夕釋憾于魯。衛則爲魯衛動矣。而魯衛附晉矣。袁婁之盟。紀甗入晉。汶陽入魯。齊欲尊王於晉。而晉不受。兩君且同堂矣。而齊附晉矣。蜀盟之從楚也。偶壓於勢。嗣是北方之諸侯。實多慕晉。中惟攝乎大國而反覆持兩端者一鄭耳。是後兩國之兵。多爲爭鄭也。蟲牢馬陵以前。鄭在晉。故楚伐之。蒲以後。鄭在楚。故晉伐之。鄭服而爲會。則蟲牢稱善。救鄭而爲會。則馬陵尤善。至于蒲之會。乃晉人懼貳而尋盟也。其年耄。其志衰矣。釋楚囚以求成。大子監國。命亦不長。楚人乘釁以伐莒。鄭人狎侮而圍許。晉亦弗敢問焉。惟惴惴於儀商之使。庶大國之息我甲兵爾。晉德其衰乎。共方盛年。而景公卽世。是以晉無如何也。

釋史卷六十

春秋第三十

秦晉爲成

【左傳】宣公元年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公羊傳）

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二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公羊傳）

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

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

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

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成公九年）秦人白狄伐

晉，諸侯貳故也。十一年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

東。晉卻鞮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

秦伯歸而背晉成。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

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彊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

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暝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營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穀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襄公九年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晉荀營伐秦，報其侵也。十一年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十二年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

孫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國語〕諸侯伐秦。及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梁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隱。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從之。諸侯十九年。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蒞盟。秦伯車

如晉洩盟成而不結。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乎。〔國語〕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將也。欲子員之對客也。』子朱怒曰：『昔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蘇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子孫繫之。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夫子員道實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昭元年。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何？〔國語〕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蘇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

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旣日而激歲。愈偷甚矣。非死速之。必有大咎。冬。趙文子卒。〔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楚辭注〕秦伯有鬻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鬻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鬻何忌。

【國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爲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槌。以過於朝。唯其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均其祿。

【左傳】五年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楚辭注〕秦伯有鬻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六年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秦晉兵爭六十九年。始於殺而終於十三國之伐。其在秦穆之世。與晉襄交兵者五。而殺與彭衙書敗。秦康之世。與晉靈交兵者三。而令狐河曲書戰。秦共之世。與晉靈交兵者一。秦桓之世。與晉成交兵者

一與晉景交兵者二與晉厲交兵者一秦景之世與晉悼交兵者三秦歷五君晉歷六君干戈日尋疆場暴骨兵連禍結未有如二國者也自獻穆修好再世爲婚惠文得國咸資秦力城濮之役秦之龍盾虎輶悉用輔行是以大破楚頓文公以霸秦之於晉亦云多矣穆弗能終而覺兆於闍鄭怨結於敗殺兩國之易玉帛而興戎也穆襄咸有譏焉自是以後兵爭不已秦康公晉甥也渭陽之詩克念舅氏而卽位以來日與晉構難夫非舅氏之國與晉實不能親秦旣求君於其國又變計而擊之令狐河曲漸爲仇讎於是二國之怨彌深秦楚之交始合矣共公初立晉人欲修秦好趙穿曰我侵崇秦必救之夫求成而伐其與國召戎速寇何成之有焉晉於是乎爲失計矣及桓公之立晉宜釋怨以結好乃平白狄以伐秦聞其婚姻而益其怨讎秦能甘心乎晉於是乎再失計矣輔氏以來秦楚益固故盟蜀之役秦人先諸侯而首從白狄介在兩大之間戎性無常唯利是視何婚姻之可恃哉令狐懷疑要盟不信麻隧大舉禽其將帥秦雖不競而虎視西戎徘徊俟隙未嘗一日忘報晉也呂相之絕秦也以殺責穆以令狐河曲責康以輔氏責桓其辭多文秦人不能對至於背盟召狄是用懷詐以取敗雖二國之曲直經無明文要以欲求成而加兵旣從盟而食言狙詐相尙秦之共桓晉之靈成景厲其政固兄弟也晉悼公復霸奮力攘楚而兵挫於秦豈秦彊而楚弱哉昔文公親秦以戰楚故力倍而功高今悼公爭楚以伐秦故勢罷而志惰下軍違命諸帥遷延於是晉之報秦自此懈矣晉旣不急報秦秦亦閉關自

守山河四塞。不與口通。蓋兵戢於外。威蓄於內。養銳觀時。將有大圖。其後子孫終能并六王而有天下。未必不肇基乎此也。

釋史卷六十一

春秋第三十一

晉楚鄆陵之戰

【左傳】

成公七年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鄆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

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

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使糴菽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菽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驪

來聘。且洩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洩盟也。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

伐。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年十一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

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

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詐

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開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

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晉郤至如楚。聘。且洩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

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

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

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

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

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

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

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洩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

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洩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

子罷盟于赤棘。年十五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營居守，郤犢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聲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遠晦。在陳而躡。合而加讎。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鬪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

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廕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誥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扈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穀，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又問：「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謂

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鄢陵一傳。忽敘事。忽議論。忽辭令。錯綜變幻。出奇無窮。左氏之尤優者。〔國語〕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卒。若以吾意。諸侯皆畔。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平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考訊其卑。以出。則怨靖。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蘇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大戰。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細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非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刑與鄭。以為外患乎。鄢陵之役。荆厭晉軍。軍衷患之。將謀。范自公族趨過之。曰：夷。龜埋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謀。盍也。必為戮。苗賁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荆師於鄢陵。將殺。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

·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魯之師。楚共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欒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遠忌。一閒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閒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閒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閒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鄆陵。欒書是以怨郤至。鄭之戰。郤至以韃韋之附注。三逐楚共王卒。見王必下奔。退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韋之附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黜之。君子曰。勇以知禮。〔公羊傳〕晦者何。冥也。何以當。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瘡也。王瘡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未言爾。〔穀梁傳〕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乎師也。〔淮南子〕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店。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募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蹴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

【國語】鄆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畔。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鄆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恥。又以遠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遠蠻夷爲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鄆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

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韓非子】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豎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旣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左傳】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乙酉。因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冬。諸侯〔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穀梁傳〕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襄公十年。

楚子疾告大夫曰：

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窳窳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國語〕：楚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舉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諡。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

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爲恭，大夫從之。

晉厲公在位八年，而乞師于魯者三。說者曰：春秋霜令，未嘗書乞，今卑辭下魯，晉其衰乎？乃銳師所指，又莫不得志，交剛以收狄，麻隧以勝秦，鄢陵以破楚，挫諸彊敵，功烈庶乎文襄矣。未幾內難忽作，身死無後，是何亡之暴與！曰：成功易，居功難也。且鄢陵之勝，倖勝也。兩壘未張，而薄楚於險，師無紀律，而將帥方同於戲謔，呂錡一矢，偶集楚王之目，非出成算也。而厲公遂曰：吾能勝楚矣。昔城濮勝而晉霸，鄢戰敗而晉衰，此一舉也。遠紹文烈，近洗景恥，是桓文之業，非厲公所能堪也。獻捷稱伐，相矜于朝，范文子知內難之將作，故益深其危懼，未戰則求釋楚以爲外懼，旣勝則進戒以勉君德，祝宗祈死，老成云逝，夫寧不欲坐享勝敵之福哉！知禍亂之伏於此也。初，楚晉之爲成也，卻至洧盟，子反無信，至鄢陵之

役。楚子雖傷。師旅未至大潰也。繕甲復戰。事未可知。奈何陽豎獻飲。而子反醉矣。楚之敗也。子反實爲之。子反伏罪。共王豈甘心下晉者乎。嗣是晉三伐鄭。楚救必至。惡氛自若。猶不勝爾。共王惕於一敗之畏。更操其常勝之勢。卽悼公三駕。未至重困。況區區一厲公邪。懷社稷之恥。遺恨以歿。願受惡名。此共王之所以爲共也哉。

釋史卷六十二

春秋第三十二

吳通上國季札讓立附

【左傳】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郟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善，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

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史記】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左傳】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

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八年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

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

帥師會伐鄭。十五年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

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吳越春秋〕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鐘

離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

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事在壽夢十年此書年誤。公襄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

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

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

之遂遇心疾而卒。〔吳越春秋〕十六年楚恭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五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

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幾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

于善道。〔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十年春會于粗會吳子壽夢也。〔穀梁傳〕會又十二秋吳子壽夢卒臨

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

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史記】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世本〕諸樊徙吳

【左傳】^{十三}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

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

有定。^{十四}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

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

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二十四}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二十五}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

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

以射之卒。

【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

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楚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謁伐楚

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

自輕也。^{公羊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吳越春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

陵季子。〔越絕書〕毗陵。故爲
延陵吳季子所居。

【左傳】二十九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弑之。

【穀梁傳】闔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闔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闔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闔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公羊傳〕闔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闔。
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

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倂。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

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迕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穀梁傳〕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韓詩外傳】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禮記】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

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魄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禮。

弓

【說苑】延陵季子遊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左傳】

三十一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闞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

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越絕書〕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墟。

〔季札碑〕烏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世傳爲孔子書。

勾吳之大。自壽夢始。成公七年春。吳伐郟。是秋。吳入州來。一歲而兵再見。吳能驟彊也。晉之會吳。始于鍾離。先是。景公盟蒲。吳人不至。厲公合七國以會吳。而吳至焉。悼公立。爲雞澤之會。吳又不至。越二年。爲會于戚。魯衛先之。而吳至焉。夫吳自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不通中國。吳固蠻也。義當驅攘。而晉乃亟亟會之。何哉。將以病楚也。會于柎。遂滅偃陽。以通吳使。會于向。諸樊新立。爲吳謀。楚。凡晉之會吳。有四。惟戚則吳人來。餘皆諸侯往也。來會則敝吳。往會則殊吳。遇吳有禮。不憚其道路之勤矣。彼楚人驚悍。以薦食上國。諸侯之能與爲敵者。惟秦與齊。齊旣攜貳。秦且棄晉。以合楚焉。楚獲彊助。晉勢漸孤。厲悼之際。欲起而制楚。誠難也。吳居其肘腋之下。壽夢方銳。巫臣啓謀。晉吳旣通。吳爲晉用。楚師未出。則撓其旁。旣出。則議其後。故鳩茲未定。楚駕已取。鄧廖子重。一朝盡喪。楚雖伐吳。而吳常獲其勝矣。楚人畏吳之偪也。無暇北視。悼公繼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爭。此遠交近攻。因時制變之權衡也。會向以後。吳楚之釁已成。晉亦不復會吳。吳有公子季札。賢而守節。再辭君位。復以公侯之介弟。受命通嗣。歷聘上國。雍容齊魯。鄭衛之邦。聞樂以知德。見微以識遠。列國之卿士大夫。樂與從游。賢如僑肸。莫不傾蓋締交焉。雖三君迭立。好勇輕生。欲終致國於季子。季子義辭弗受也。有臣如此。春秋

於是乎直進吳於中國矣。其後嗣立之君，猶不忘遣使通路，以修前好。再傳而闔廬卒能破楚入郢，亦諸姬振患雪恥之一快舉哉。

釋史卷六十三

春秋第三十三

王臣亂亡

周公閱

【左傳】文公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召戴公 毛伯衛

【左傳】宣公十五年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之所以傾也十六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國語】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殺烝原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

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儇。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蘇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有典有則。謨語之遺。

劉康公

【左傳】文公十年秋。周甘馱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也。成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

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執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賀戎敗之。然則曷爲
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以賀戎爲晉。恐未然。

周公楚

【左傳】成公十一年。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

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成肅公

【左傳】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膺，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成肅公卒于瑕。（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王叔陳生

【左傳】襄公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十年。王叔陳生

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筆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儻括

【左傳】

三十

初，王儻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儻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儻括圍齊，逐成愆，成愆奔平陸。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上也。」

（殺梁傳）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

弟佞夫，甚之也。

單獻公 單成公

【左傳】

昭公七年

單獻公棄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

十一年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

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檜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檜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

原伯綏 甘悼公

【左傳】年十二周原伯綏虐其輿臣使曹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綏而立公子跪。尋綏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鮒。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庚皮之子過。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鞏簡公

【左傳】定公元年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昔者厲王流彘。周召共政。號曰共和。或曰共伯名和。攝行天子事也。其時王室昏亂。大臣猶能和睦。以安定國家。宣王中興。則有若甫侯。若樊仲。若召武方叔。詩人美焉。降而東遷。天子慎選三公。嘗兼冢宰。猶遵先王之舊制。故會盟出使。必繫之宰。重其任也。王臣私交。始於祭伯之來。諸侯用王師。始於單伯之伐宋。春秋謹而書之。以記世道之變。鄭虢爲卿士。廢置在王。樊皮之叛。旋就執焉。未有如匡定簡靈以後。爭訟繁興。專殺相尋。左史所記。何若是紛紛也。周公天子之三公也。召毛周室之世臣也。自王孫

蘇亂之一朝而尸二卿。經曰王札子。傳曰蘇實使之。春秋著兩下相殺之文。明乎殺二臣者。在下不在上也。嗣是以後。單子甘鞏。皆相繼弗獲考死矣。自伯與亂之。大臣不安其位。怒而不反。春秋惡其自絕。書曰出奔。然而周公不繫之宰。權號去矣。卽尹劉之會。諸侯無異於晉六卿魯三桓也。嗣是以後。王叔原伯。皆相繼而越在侯國矣。景王初立。殺其弟佞夫。僭括之欲爲亂也。佞夫弗知。王之翦之也。亦甚亟矣。至於暮年。儲位不定。用生子朝之亂。且見兄弟之戕害。大臣之分爭也。終乎春秋之世。亂靡有止。周室尙可爲哉。然則周之衰也。不在諸侯之不睦。而在大臣之不和。不在大臣之不和。而在骨肉之相殘也。春秋歷十有二王。而崩而不赴者三。大臣之顯者十餘族。而或奔或亡者九。自莊迄敬二百年。而王子之亂者六。總由王室之無政也。春秋之作。閱魯兼以閱周也。有以夫。

